

【驚悚檔案 2】

七夜怪談 2

復活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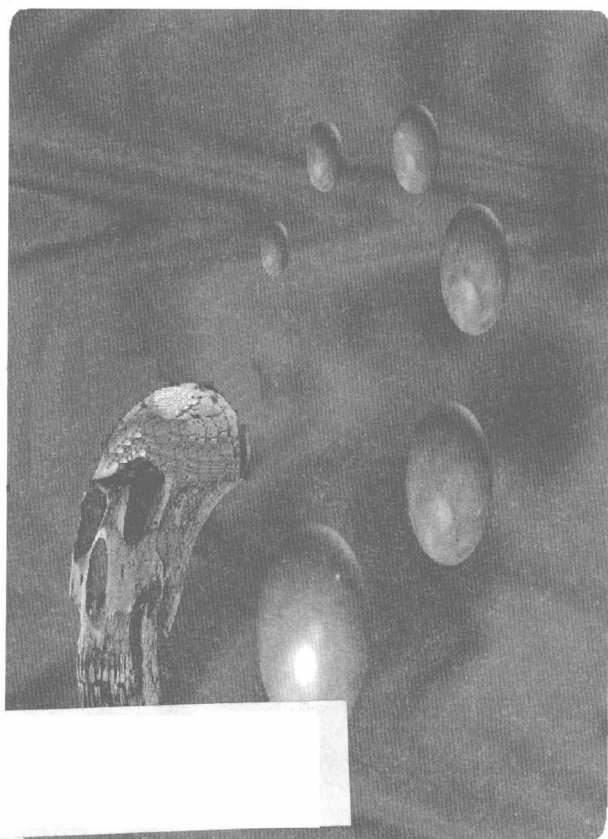
鈴木光司



【驚悚檔案2】

復活之路

七夜怪談 2



加珈電影小說 PX02

驚悚檔案②

復活之路

【七夜怪談 2.】

作者：鈴木光司

譯者：許木蘭

發行人	潘意平
經理	李柏樑
執行編輯	連秋香
特約編輯	連雅琦
美術編輯	余為中
發行所	加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	台北市承德路二段 81 號 9 樓之 1
電話	(02) 25586352 • 25586362
劃撥帳號	17733898
製版	太迅電子製版中心
印刷	科樂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經銷	東立出版社直銷部
香港總代理	東立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
香港電話	23862312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6132 號

1999 年 4 月 20 日初版 5 月 20 日初版二刷

定價 / 240 元

らせん

© 1995 Koji Suzuki

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Kadokawa-Shoten Publishing Co., Ltd., Tokyo

Complicat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., Ltd. 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

目錄

前言 5

第一章 解剖 17

第二章 失蹤 119

第三章 解讀 215

第四章 進化 273

第五章 預兆 3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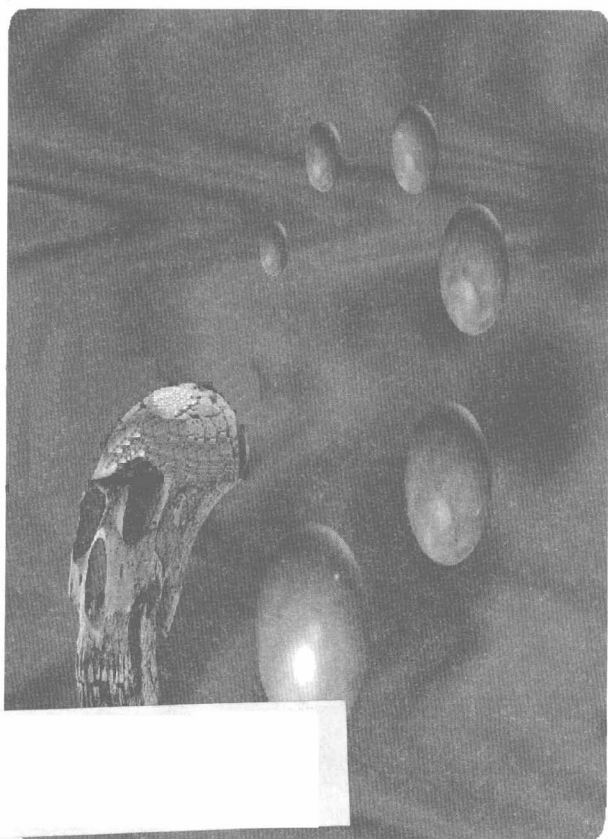
尾聲 407

後記 427

【驚悚檔案2】

復活之路

七夜怪談 2



目錄

前言 5

第一章 解剖 17

第二章 失蹤 119

第三章 解讀 215

第四章 進化 273

第五章 預兆 333

尾聲 407

後記 427

前言



安藤滿男夢見自己沈入深不見底的海中……突然間，一陣電話鈴聲響起，他隨即從睡夢中驚醒過來，從床上伸出手來拿起電話筒。

「喂……」

電話筒的另一端沒有發出任何聲響。

「喂、喂……」

安藤滿男揚起聲調催促對方回答，過了一會兒，終於聽到話筒彼端傳來一個既冷漠又低沈的女人聲音。

「拿到了沒有？」

一聽到這個聲音，安藤滿男覺得自己彷彿被推入海底深淵一般。

他回想起剛才夢見的情景——夢中他不小心被海浪捲走，一時之間失去方向感，掉入海底深處，任由波浪翻弄著……而且如同往常一般，他感覺到有一隻小手在脛骨附近撫摸著。

每回安藤夢到有關海洋的夢境時，一定會感覺到一隻小手在他的腳底附近撫觸，然後長得像有刺水母的五根手指頭會在海底消失，他總是焦急地伸手去撈尋，卻只留



下幾根柔細的頭髮，而那具小小的身體一直往海底深處沈落……

話筒彼端的女人聲音宛若夢中出現的柔細毛髮一般，令人覺得有些厭惡。

「啊……收到了。」

安藤不耐煩地回答。

他早在兩、三天前就收到妻子簽好名字、蓋上印章的離婚協議書，一旦安藤簽上名字、蓋章之後，這張離婚協議書將立即生效。不過，他還沒有這麼做。

「然後……」

妻子有些倦怠地催促著，她希望能早點將七年的婚姻生活劃上休止符。

「然後怎麼樣？」

「你簽好名、蓋上印章之後，再寄來給我。」

安藤無言地搖搖頭。他曾有好幾次向妻子表明要重新開始的意願，但妻子每次都會提出不可能實現的條件，去意甚堅，久而久之，安藤也開始對自己拋開自尊去懇求她的做法感到疲倦。

「我知道，照妳所說的去做就是了。」



安藤十分爽快地答應了。

妻子一聽，不禁沈默了一下，然後聲音嘶啞地說道：

「你到底是怎樣？」

「怎樣？我有說要怎麼樣嗎？」

安藤摸不著頭緒地反問道。

「就是你所做的事呀！」

安藤緊握著手中的話筒，無奈地閉上雙眼。

（即使離婚了，她還是會每天早上打電話來責怪我同一件事情。）

「我覺得很抱歉……」

安藤嘴巴這麼說，心裡可不這麼想；他只是應付一下妻子，安撫她的心情。

「是他長得不可愛嗎？」

「妳在胡說些什麼！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不要問這些我完全聽不懂的問題。」



「那你為什麼會做出那種事情？」

妻子聲淚俱下地控訴著，彷彿即將陷入瘋狂的狀態。

安藤很想立刻掛上電話，教她不要再打電話來了，不過基於補償的心理，當下決定靜靜地忍受妻子的責罵，任由她發洩心中的怒氣。

「至少你也說些什麼嘛！」

「要說什麼？在這一年又三個月日子裡，我們每天只是不停地談論那件事，我想已經沒有什麼可說的了。」

「把孩子還給我！」

妻子只顧著悲傷地喊叫，根本不去正視事情的對錯。

事實上，安藤也很希望上天能把兒子還給他們，但他知道光祈求上蒼幫忙、請求神的憐憫也無法挽回兒子……

為了要讓妻子的心情穩定下來，他極力好言相勸道：

「那是不可能的。」

「如果可以還給我的話……」



安藤眼見妻子被過去的不幸包袱束縛住，無法迎接新生活的樣子，不由得感到非常痛心。已經失去的東西是不可能再回來了，如今他只能盡力規勸妻子好好經營兩人的關係，計畫未來的新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

安藤不想因為這種事情而導致兩人離婚，只要能讓他們倆恢復往常那樣的夫妻關係，不管任何事情他都願意去做。

然而妻子只是一味地把責任往安藤身上推，令他不知該如何去面对未來的生活。

「還給我……」

「妳到底要怎樣才肯罷休？」

「你應該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為。」

安藤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氣聲。

妻子經常自言自語地重複相同的話語，很明顯已經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。

安藤曾經向她介紹一家朋友開的精神科醫院，但這對妻子來說是多餘的，因為她的父親本身就是醫院院長。

「我要掛電話了。」



「你一直都在逃避。」

「我只是希望趕快把這一切忘掉，重新再來。」

安藤知道對妻子說這些話根本無濟於事，但他想不出究竟還能說些什麼。

當他正要掛上話筒之際，話筒那端傳來妻子的吼叫聲：

「把孝則還給我……」

安藤掛斷電話之後，妻子呼喊「孝則」的悲痛聲音依然在他的房裡縈繞不去。

他不禁喃喃唸道：

「孝則，孝則……」

安藤神情痛苦地躺在床上，以雙手抱住頭，身體蜷縮起來。

過了好一陣子，他看看時鐘，知道上班時間快到了，因此不能再這樣下去。

安藤為了不讓電話再打進來，乾脆把電話線拔下來，然後打開窗戶讓清新的空氣流入室內。窗外傳來停在附近電線桿上的烏鴉叫聲，使得久未接觸大自然事物的安藤感到十分驚訝。

在他夢見一片漆黑的海底，以及聽到妻子的吼叫聲之後，能聽到如此清脆的鳥叫



聲，心裡不禁感到舒暢許多。

這一天——星期六在秋日晴朗的天氣裡揭開序幕，儘管天氣如此舒適，安藤的內心深處卻湧起一股悲傷，不停地眨著一雙佈滿血絲的眼睛。

他拿起衛生紙擤了擤鼻子，再度倒回床上，不料先前強忍住的淚水竟奪眶而出。他由一開始無聲的掉眼淚，到後來變成哽咽、啜泣，然後一把抱住枕頭，不斷地呼喚著兒子的名字。

這種突來的悲傷並不是每天都會發生，純粹是由於某種觸媒所引起的。

最近這兩個禮拜以來，他都沒有為死去的兒子流過眼淚。但即使流淚的間隔變長了，突然湧現心頭的悲傷卻一點也沒有減少，而且這種情形或許會持續好幾年吧！

一想到這件事，安藤心中頓時萌生一股絕望的念頭，並從夾在書本中間的信封裡拿出兒子溺斃後所留下的幾根毛髮。

那天安藤在海中尋找兒子時，戴在無名指上的結婚戒指不小心拽下幾根兒子的頭髮，之後兒子的遺體沒有浮上來，因此不能施行火葬；對安藤來說，這些毛髮就等於是兒子的屍骨。



安藤將這些毛髮放在臉頰上，藉此回憶自己與兒子肌膚接觸的感覺。他一閉上眼睛，兒子的臉龐登時浮現在腦海中。

刷過牙之後，安藤裸露上半身站在鏡子前面，他用手托起下顎，輕輕地左右轉動著舌尖去觸碰牙齒，感覺還有少許齒垢殘留在牙齒上，下巴和脖子附近也有鬍子殘渣。

他拿起剃刀在脖子處刮下幾根鬍子，一抬起下巴，從鏡中看到額下的蒼白喉嚨。

安藤再度拿起剃刀，將刀鋒對著喉嚨，從脖子往胸部、肚子滑下去，一直到肚臍附近才停止，肌膚的表面浮出一條白線。

此時，安藤將剃刀當作手術刀，想像正在解剖自己的肉體。他常常解剖屍體，很清楚胸腔內部的構造，裡面有一顆拳頭大小的心臟，在兩片粉紅色肺部的伴隨下不停地跳動；只要稍微集中意識，就可以聽見胸腔裡面傳出一種很執拗的胸痛聲。

（我不知道那份悲傷附著在體內的哪個地方，如果是附著在心臟的話，我將會用這隻手將那無盡的悔恨給挖出來！）